

# 序

談錫永

自一九八八年至今，筆者大部分時間用於修密及讀佛典，期間僅作了一件外務，即是寫成《中州派玄空學》一書，交港中弟子。關於術數，至此總算交代的責任已了，是故甚為輕鬆，對學佛而言，可以稱得上是輕裝上路。

原來在香港跟我學「紫微斗數」的弟子梁明輝，因移民亦居夷島，今年中，忽勸請我寫一本較為完整的書，談談輪迴的問題。他說，對現代人來說，這是一個重大的疑問，如果佛家一味責人不肯相信輪迴，人亦可以反責佛家一味相信輪迴，結果問題始終不能解決。

夷島甄樹仁夫婦跟我學佛，看過一些談因果報應的書，亦認為不能滿意，因為只舉人輪迴為豬狗之類的故事，實不足以說服世人。

因此，於今年五月動筆，至十月完稿，編寫成此書。期間有一段日子可謂日以繼夜，蓋下筆至一些關鍵問題時，往往不能自休。由是曾發眼疾及牙週病。書中有些章節，真可謂力疾而書。

全書的結構，分為三篇（上卷：前篇、正篇前部分；下卷：正篇後部分、後篇及附錄）。

前篇在前人筆記中，選錄有關輪迴及因果的故事若干則，時或夾敘夾議，先交代有關輪迴與業，以及「中有身」的一些概念。

正篇是本書的重點，由印度傳統的輪迴思想談起，然後談到佛家對此傳統思想的修正。

由於佛家不許有「自我」，可是又要建立業與輪迴的關係，因此便觸發了三個問題——

（一）如果沒有「自我」，那麼，用甚麼去保存有情所作的業？

（二）如果沒有「自我」，於有情一期命終時，憑甚麼仍能帶著生前的業，而且還能感生業果，決定其輪迴的路向，以及決定下一世的福報禍報？

（三）如果沒有「自我」，又怎能保證有情所作的業，是自作自受，而不是自作他受？

從部派佛教時代起，以至大乘佛教，每個宗派都對上述三個問題提出自己的解答。依照西藏佛學的觀點，以小乘有部及經部、大乘有宗和空宗的意見，最有研究價值，而且，他們的學術觀點，又可用「道次第」來將之貫串。即是以小乘有部為基礎，進而為小乘經部，再進而為大乘有宗，然後以大乘空宗為究竟。我們在本書中，即依此「道次第」來加以敘述。

因為考慮到讀者不一定限於佛教徒，亦不一定限於要有佛學根底，因此關於這四宗理論的敘述，已盡量通俗化，希望能達到深入淺出的目的。

筆者還有一個企圖，希望即使是完全未接觸過佛學的讀者，於讀完本書「正篇」

之後，對佛家此四宗的宗義，亦能有一點瞭解的基礎，至少已有一粗略的概念，使將來容易深入研究此四宗的經典。因此，雖然話題集中於業與輪迴，但在介紹概念時，內容實不完全局限於此。

至於後篇，可以說是實用部分。主要內容為濃縮地介紹西藏密宗寧瑪派的「臨死八法」，以及「中有救度法」。

目前傳世的「中有救度法」，曾見英譯三種，著述一種，漢譯四種，但這些書，可以說完全是為了曾習密法，而且至少精通「生起次第」及「圓滿次第」的人寫的。一般人讀了，未必能夠照做。即當人一旦命終時，相信很難依著他們介紹的法門去做。

因此，我們便試用另一種形式來介紹，力求未修過密宗的人，也可以依著書中提綱挈領的原則來照樣做。

又考慮到臨死的人以及中有身，不可能翻閱書籍來作為提示，所以這一部分的篇幅便特別精簡。不過雖然精簡，內容卻已包括——

人臨死時，如何應付死境。

入中有身時，如何不入輪迴。

要入輪迴時，如何不落三惡道。

此外，還加上一個人臨死時，用咒字來遮蓋竅門的方法。這個方法，為前述「中有救度法」英譯漢譯所未有，僅見於劉銳之上師編譯的《大幻化網導引法》。此法出於甯瑪派法王敦珠甯波車的傳授，劉上師則是此法門的傳承弟子。

在後篇之後，筆者還特別加了兩個附錄。

附錄一，是釋迦成佛前後的九個受業報故事。出龍樹《大智度論》及《興起行經》。通過這些故事，固然可以體會到「殘業」之可畏，但除此之外，應該另有一重意思，即是「重業」可以「輕報」。

重業輕報，聽起來好像有點不公平，其實卻不是，因為要得重業輕報，必須「除障」與「懺悔」。這即是重業而獲得輕報的代價。

因為想讀者能知除障及懺悔的方法，因此便寫了附錄二。

附錄二，是《往生咒》的正讀。這首咒，一般人都以為僅能用於臨死的人及死者，咒力可使他們住生阿彌陀佛的淨土。然而這其實是誤解，本咒的主要作用即在於「拔一切業障」。所以人在甚麼時候都可持誦此咒，用之於除障。

由於咒文是我國六朝時的音譯，時至今日，依譯文來唸，咒音便已大誤。因此特據本咒梵文，重新音譯，並附上英文拼音，相信這對現代人來說是一個方便。

於寫作本書期間，曾將「正篇」部分，請一些未接觸過佛法的人來讀，亦請一些已略有佛學基礎的人來讀，依照他們的反應，作出若干修改，力求介紹理論而不枯燥，能深入淺出。

撰寫本書若有少許功德，用以回向本書讀者，終不墮於三惡道。